

族群记忆 与 文化认同

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文化学解读

胡铁强 陈敬胜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族群记忆 与 文化认同

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文化学解读

胡铁强 陈敬胜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文化学解读/ 胡铁强，陈敬胜著.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81128-457-7

I. ①族… II. ①胡… ②陈… III. ①瑶族—史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586 号

责任编辑：陈美桥

封面设计：孙艺哲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xtup.xtu.edu.cn>

印 刷：湖南贝特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457-7

定 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本书为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人类学解读”(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 09K077) 最终成果

本书获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获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本书为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之一

本书为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基地”成果之一

本书为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瑶族《盘王大歌》的社会文化学研究”(编号:12BMZ060) 成果之一



江华县迁建盘王殿落成大典祭盘王文石碑

胡铁强摄



江华县迁建盘王殿落成大典祭盘王文石碑

胡铁强摄



盘王殿

胡铁强摄



盘王神像

胡铁强摄

序 言

瑶族是一个古老的南方民族。据学界考证，瑶族与苗族、畲族同源，他们的共同始祖是与炎帝、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因战败而被迫向南迁移，在江汉、江淮、洞庭彭蠡之间形成盛极一时的“三苗”国。历代封建王朝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的支配下，不断分化瑶族族群，不断打压瑶族的生存空间，致使瑶族一再沿着南岭走廊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迁移，直至到了湖南、广东、广西交界的南岭山区，凭借自然山险才勉强存活下来。大约在明清之际，少数瑶族民众沿着山岭迁移到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从而成为一个跨国民族。

古老的民族与悠久的历史相辅相成。瑶族在与社会、与自然环境相抗争中产生了独特的文化。文化不仅是瑶族的精神食粮，更是他们适应社会、融于环境的手段和战胜自我与社会环境的工具。历代王朝的文献里都有关于瑶族文化的零星记录，内容涉及民族起源、历史过程中的迁徙、物产与民风、社会生活与文化。诚然，这些记述多为辑录，虽有一定的价值，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

对瑶族的调查与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叶，如王建民先生所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学科，起源于西方，中国的现代民族学最初也是由西方传入



的”。

回顾瑶族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后，瑶族是最早引起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们注意的民族之一。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上，研究瑶族是从研究广西和广东之瑶族开始的。

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县调查瑶族，1929年将他们的调查成果《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上。该报告包括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和长发瑶四个支系，内容涉及始祖来源、社会环境、宗教信仰、生产生活实践、婚姻和亲属制度，等等。这是国内最早的瑶族民族志之一。

1935年，徐益棠教授从法国留学回来不久，利用到广西南宁参加六个团体年会的机会，进入广西的象平县瑶族居住区域进行实地调查，范围涉及茶山瑶、花篮瑶、坳瑶、板瑶、山子瑶。调查形成的成果有《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村落》、《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起居》等，内容涉及象平瑶族的村落分布、社会组织、人口状况、人员构成和日常饮食。

对瑶族研究引起学术界最大程度的关注，起开先锋之作用的是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的调查研究。1935年10月，费先生受导师的安排，在出国前到大瑶山对当地瑶族进行体质测量，其新婚妻子王同惠则在花篮瑶、坳瑶地区进行社会组织调查。是年12月，在他们转移调查区域时，由于迷路，费先生误入陷阱受伤。王同惠出林寻救，不慎遇难，成为中国民族学界在田野调查中遇难的第一人。费先生根据王同惠的遗稿，含泪编写成了《花篮瑶的社会组织》，全书分家庭、亲属、村落、民族关系四个部分，共计六章，对花篮瑶的亲属制度、婚姻关系、文

化习俗、社会结构、族群互动、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该著作材料翔实，语言简练生动，成为瑶族研究的经典之一。大瑶山留给费先生的不仅是身体的苦难和记忆的沉重，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民族感情，尤其是对瑶山、对瑶族发展的那份深情。费先生一生六上瑶山，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大瑶山研究开始的，他的诸多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的学术成果都可以从他的瑶族研究中找到原型。费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开展瑶族研究，而且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对大瑶山进行不间断的研究。学术研究重新获得自由空气后，费老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深入大瑶山的每一个角落，从各个层面诸多角度进行着瑶族研究，这种风气至今未衰。

或许是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对广东粤北瑶族的研究肇始于中山大学的师生。1928年到1937年间，中山大学不同学科的师生累计四次对粤北瑶族进行了调查。其中又以1936年杨成志教授带队的北江瑶人考察团所做的民族学调查收获最为丰厚。杨成志教授带领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樑以及文学院史学系的学生罗比宁、李秋云、刘伟民等人组成八人北江瑶族考察团，对北江瑶族主要是曲江、乳源、乐昌等地的瑶族进行深入的考察，内容涉及瑶人历史、宗教信仰、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等。

中山大学对瑶族的研究传统被人类学系的师生自觉传承了下来。中山大学师生对瑶族研究的脚步始终没有停过。当代瑶族研究史上，容观瓊、杨鹤书、周大鸣等一批著名学者对瑶族研究始终用力甚勤，成果丰富。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中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自觉以瑶族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

相对于广西瑶族和广东瑶族研究的繁荣而言，湖南的瑶族研究则相对沉寂，这与湖南作为瑶族主要集聚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从1956年开始，中央访问团深入湖南瑶山，就民族语言、民族社会历史与民族民间文学做了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标



志性成果就是《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出版。该书由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江华瑶族自治县濠江乡荆竹园村调查三部分组成。这本书对湖南瑶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瑶民起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瑶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做了详细调查，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湖南的一批瑶族本土学者成长了起来，这才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瑶族研究向纵深发展。如李本高先生对“过山榜”的研究，郑德宏先生对《盘王大歌》的收集整理，杨仁里对江永“民谣”的研究，李祥红、郑艳琼对“奏钹”的田野调查都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我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之路始于苗瑶族系的文化研究。20多年前我就主动选择苗族舞蹈、服饰以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后扩大到了以“苗族古歌”为主的文学文化研究，同时涉足了贵州瑶族、畲族的社会文化田野考察。在重点研究苗族文化的过程中，我经常对苗瑶一些共生文化现象既困惑又惊讶。田野经验告诉我，几乎有苗族的地方就有瑶族出现，苗族和瑶族就像一对姊妹花，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共同绽放。鉴于苗瑶文化的互生性，我一直以来都想在研究苗族文化的同时，对瑶族文化做个系统的田野调查研究，以期找到连接苗瑶文化的纽带。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研究工作未能如期开展。

2005年9月，胡铁强考入我的门下，攻读文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铁强为人诚恳，学问扎实，由于其瑶族女婿的身份，我曾建议他做瑶族文化研究，以弥补我无法对瑶族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遗憾。铁强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从那时开始，有准备有目的地阅读瑶族文献并关注瑶族社区的历史文化及其变迁。2009年我支持鼓励铁强以瑶族《盘王大歌》为研究对象，申报湖南省教育厅的开放基金课题，并获得了立项资助，这给他的瑶族研

究打了一针强心剂。本专著的出版就是该课题的成果之一。2007年9月，陈敬胜也进入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与铁强一样也选择文学人类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敬胜生于瑶族地区，长于瑶族地区，工作在瑶族地区，对瑶族文化实践十分熟悉。鉴于敬胜的特殊身份，我十分期待他能以瑶族文化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瑶族本土学者。根据他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经历，我为他开了一系列必读书目，其中有不少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名著。敬胜没有辜负我的期盼，他在努力完成专业课学习的同时，自觉系统地研读了一些人类学名著，有意识地培养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兴趣，这让我欣慰不已。在讨论他的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引导他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为研究对象，并建议他从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的维度研究《盘王大歌》。我的初衷是希望他的研究能与铁强的研究形成互补，为他的学术之路加一把推力。敬胜愉快地接受我的建议后，勤奋地工作，做田野调查、查资料一样都不含糊。他的学位论文也得到了盲评专家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

《盘王大歌》是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流传在湘南、粤北、桂东等瑶族聚集地的瑶族史诗。其内容涉及瑶族先民的自然观，人类起源学说，瑶族的产生、婚恋、创业及迁徙史等，涵盖了哲学、文学、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门类，是瑶族文化之根基，堪称为瑶族人民的“百科全书”。《盘王大歌》是瑶族传统文化的典型形态、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瑶族生存智慧的总结，也是现存的“活性文化”。前人的研究拘囿于史料的辨伪存真，辩证意识与整体意识薄弱，研究成果还相对零散，处于局部性与静态性的研究阶段。《盘王大歌》既是历史的形态，具有“历时性”和“静态性”，又同时还具有“当下性”和“动态性”，是瑶族人民的“活性文化”。

由于瑶族支系繁多，不同的瑶族支系在适应各自生态环境的



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版本的《盘王大歌》。现在看到的主要有三十六段本和二十四段本两种。三十六段本的《盘王大歌》侧重于表现瑶族的神话、历史；二十四段本的《盘王大歌》侧重于纪实性地记录瑶族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园艺生活。对《盘王大歌》的研究，学者们侧重于从民间收集整理歌词，对这些整理来的歌词或用国际音标或用汉语拼音进行标注，在此基础上对歌词进行校对补注。目前而言，整理出来的《盘王大歌》有三个版本：一是郑德宏、李本高整理译释的《盘王大歌》（岳麓书社出版，1988年）；二是盘才万等人收集编注的《盘王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三是盘承乾等人收集整理的《盘王大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3年）。这三个由不同区域的瑶族学者整理收集的版本，内容上大同小异。

本书作者以郑德宏、李本高整理译释的《盘王大歌》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文化学的整体论、跨文化比较法对《盘王大歌》进行文化解读。这对之前的研究是新的超越，是研究空间的拓展。他们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南岭民族走廊瑶族社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推进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系统化，形成了关于《盘王大歌》作为地方性知识、“活性文化”与文化价值功能研究的某种动态视野与总体性的辩证构架。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我认为本书的可取之处主要有：

（1）对《盘王大歌》进行了动态、开放的研究，既从历时的维度又从共性的维度研究其文化内涵与价值功能变迁的复杂过程。

（2）在注重文本形态的《盘王大歌》研究的同时，更关注“活态”的《盘王大歌》，从瑶族人民生存性智慧、“活性文化”的层面探讨其在瑶族人民与自然、与社会的抗争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探索出其价值功能不断变迁的本质与规律。

（3）材料翔实可靠，跳出了以往研究成果的束缚，把《盘

王大歌》所记忆的母题神话视为历史的真实和瑶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基于此，本书无疑是对前人研究《盘王大歌》甚至研究瑶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超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感遗憾的是，《盘王大歌》历经了千百年的积淀才有如今的经典形态，其内容自然丰富博大，本书作者仅仅选择其中的四个母题神话进行文化的解读，显得不够全面，有待拓展，尤其是像“盘王大歌”与“盘王祭”这样的文学与仪式的重要学术关节点未曾涉及。本书的田野工作也较单一，田野点基本上拘泥于湘南，我觉得要厘清《盘王大歌》的文化本质，应该把田野点放得更宽一些。另外，作者对《盘王大歌》的“活性文化”和“生存性智慧”特性的研究着力不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

尽管本书有着些许不足，但最终能够面世，也是对铁强和敬胜的一种鼓舞，作为他们的硕士生导师，我心中自然如饮甘露般清甜。现在铁强已是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方向的硕士生导师，自己开始单独指导文学人类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做研究，我有理由期待他能够给我更多的惊喜。敬胜现在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的重镇中山大学师从周大鸣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机遇，我相信他会在瑶族研究的领域走得更远更坚实，达至预期的目标。

杨昌国

2012年11月于贵州民族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关于瑶族	(1)
第二节 关于族群关系的几种理论	(3)
第一章 《盘王大歌》概况	(12)
第一节 《盘王大歌》的版本	(12)
第二节 《盘王大歌》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	(17)
第三节 《盘王大歌》与“还盘王愿”	(35)
第四节 《盘王大歌》与“盘王节”	(40)
第五节 《盘王大歌》与瑶族宗教信仰	(46)
第二章 盘古神话：文化变迁中的认同	(63)
第一节 瑶族传统文化中的盘古形象	(66)
第二节 汉文献史籍中的盘古	(73)
第三节 盘古的文化阐释	(77)
第三章 盘瓠传说：族群文化的记忆	(83)
第一节 政治权利的诉求	(89)
第二节 生殖崇拜的象征	(96)
第三节 文化特征的记忆	(101)



第四节 原始婚姻的隐喻	(110)
第四章 渡海神话：瑶族文化的象征性表述	(117)
第一节 族群文化的规约	(120)
第二节 祖先崇拜的体现	(124)
第三节 仪式文化的演绎	(129)
第五章 千家峒传说：漂泊中的永恒	(134)
第一节 迁徙民族的体现	(139)
第二节 农耕文明的镜像	(144)
第三节 永恒的精神家园	(148)
第六章 文化生态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154)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与文化变迁	(155)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危机	(161)
第三节 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思考	(169)
结束语	(176)
附录	(179)
参考文献	(195)
后记	(201)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瑶族

瑶族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的民族。据专家们考证，瑶族的始祖是远古时代传说中与黄帝、炎帝在涿鹿开战的九黎蚩尤，“尤”现在仍是过山瑶族的自称。瑶族的先祖曾经居住在黄河平原，过着农耕生活。九黎蚩尤在与黄帝的“大战”中因战败，被迫开始了漫长的迁移。瑶族先祖越过黄河，渡过长江，跨过“左彭蠡、右洞庭”，由北及南一路艰苦跋涉，在长期与各地土著居民的交往互动中凸显了自身的民族意识，逐步形成了众多同根不同流的瑶族支系。南北朝时期，瑶族正式从南蛮集团中分化出来，其标志是“徭”称呼的出现。在《梁书·张纘传》中有“洲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的记录。“莫徭”是瑶族的早期族称，始于南北朝，终于五代。《隋书·地理志》是这样解释“莫徭”的，因“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由此看来，瑶族早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瑶族的形成并没有给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带来根本性改观。不管是在唐、宋还是在元、明、清时代，他们依然是属于“非



我族类，其行必异”的蛮夷，属于受歧视、受压迫、受奴役的对象。尤其是元大德年间那场罕见的镇压，逼迫十二姓瑶族人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千家峒，每姓持一段牛角四处逃难，从世外桃源似的生活滑入长期的颠沛流离，从一个农耕民族转变成一个典型的游耕民族。此后，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朝着太阳落山的地方迁移”，“入林唯恐不密，入山唯恐不深”，“逢山吃山，逢水吃水”，每迁至一个新的山区，则砍倒树木，刀耕火种，获取极微薄的收成，用以维持生计，当地力耗尽之时，则举族举寨迁徙，寻找新的山源。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的南部乃至东南亚、欧美等地，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统计，分布在我国国内的瑶族有263万余人，迁居国外的瑶族约60余万人，瑶族总人口达320多万人。”^①国内瑶族分布地域辽阔。瑶族的地理分布，北起湖南辰溪，南达广西防城，东及江西全南，西至云南勐腊，总体分布形式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其中以横亘绵延于湘、桂、粤之间的南岭地区最为集中，自东而西分布有乳源、连南、江华、富川、恭城五个瑶族自治县，以及贺州、江永、道县等十余个瑶族较为集中聚居的县，历史上就有“南岭无山不有瑶”的说法。迁居国外的瑶族，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瑶族先民最初生活在中国中部地区，之后逐渐南迁。大约在明清时期，因天灾人祸，一部分瑶族开始从广西、云南迁入东南亚一带，20世纪末迁到欧美等国，成为一个跨境的国际民族。瑶族是我国南方的山地民族，大部分分散居住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林区，部分居住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大石山区，少部分与汉族杂居在山坡边缘的丘陵地带。

瑶族是一个不断迁徙、从游耕到定居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① 奉恒高：《瑶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